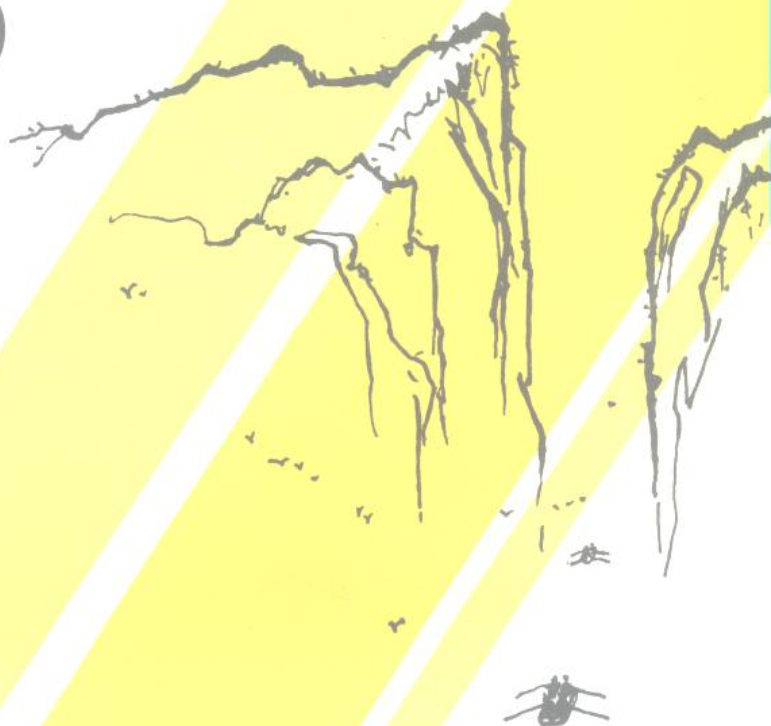




东湖情思

阎 豫 昌

MENGYACONGSHU

东湖情思

阎 豫 昌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福州

东湖情思

阎豫昌 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闽侯青圃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7.625印张 4插页 150千字

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795

书号：10173·693 定价：1.15元

编辑例言

在六十年代，为了学习继承鲁迅办《萌芽》的精神，造成大群新战士，《萌芽》社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合编出版过《萌芽丛书》。为适应八十年代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一代文学新军的崛起，决定从一九八二年起《萌芽》社除继续和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萌芽丛书》外，还将扩大和福建人民出版社、重庆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这套书。

第一，《萌芽丛书》以中青年为主要作者对象，介绍文学新作，帮助文学新人的成长。新的丛书与过去略有不同的是，不完全以出版处女作为满足，也出版中青年作者的第二部或第三部作品，目的是使萌动的幼芽迅速成长为参天大树。

第二，《萌芽丛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积极解放思想，使文艺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题材和风格的多样化。

第三，《萌芽丛书》以出版中、长篇小说为主，兼及短篇小说集和散文、诗歌集，并且选编《萌芽》月刊上发表的比较优秀的作品，按小说、散文、诗歌分类成集。

我们热切地希望文学新人不断涌现，殷切地期待中青年作者深入到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火热生活中去，向革命现实主义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真正写出把握时代脉搏和展现社会主义绚丽画卷的作品。我们坚信，在党的领导下，在前辈作家的培养下，未来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必将在新时期诞生。

作者小传

阎豫昌，出生于河北古城正定县。故乡的古塔、寺院、小河、红荷绿苇，在他童年的记忆里留下了美好、温馨的印象。一九五〇年当边境燃起战火，他响应祖国的号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毅然投笔从戎，从石家庄市立师范学校志愿参军。在海军部队服役七年，于一九五七年秋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一九六一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河南省工作。二十年来，他一直在河南省文联主办的《奔流》文学刊物任编辑。在十年动乱中，他也经历了坎坷的道路，举家被下放到黄泛区插队落户，在偏僻贫困的农村，和农民一起同甘共苦，渡过了五个年头。现在他在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文学研究工作。是中国作家协会河南分会理事。

他的父亲是个小职员，母亲自幼爱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粗通诗词格律，能吟诗论文，是他童年时代中国文学的启蒙老师，他深受母亲的熏陶。他在五十年代开始，从事业余文学创作，在《萌芽》等刊物发表诗、散文、评论等作品，在文学园地上辛勤耕耘了三十年。著有古典文学研究《三曹和建安七子的故事》等。

序

峻 青

在散文创作的园地上，阎豫昌同志走过了二十多年漫长的道路，结下了丰硕的成果。如今，那众多作品中的一部分，就要结集出版了，他来信要我为本集子写个序，我觉得义不容辞，便欣然应命。

老实说，我向来是不愿为人作序的，凡有这方面的嘱托，总是婉言谢绝，但这次却例外。这也许是因为我和豫昌同志有着一段交往的缘故吧。

大约是在一九六六年的一、二月间吧，我和芦芒到河南省的兰考县，去参观焦裕禄的事迹展览。那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夕，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风暴，正在酝酿形成，即将席卷全国，但是，中原大地上，却依然是一派“昇平”景色，并无半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也许是我们这些平民百姓过于迟钝的缘故吧）。而感觉最明显的，却是那天气的异常寒冷。豫东平原上，整天价刮着刺骨的西北风。这风，把黄河故道上的黄沙和白雪，搅得满天飞

扬。就在这扬风搅雪的日子里，在冻得硬梆梆的兰考土地上，我认识了阎豫昌同志。那时他在《奔流》编辑部工作，经常写些散文。不久，我和芦芒到了郑州，阎豫昌又陪着我们去花园口参观。记得那天风很大，很冷，我们站在黄河大堤上，望着那浩浩荡荡汹涌奔流的黄河，他为我们讲叙了当年国民党军队在花园口决堤的经过，以及黄泛区人民的悲惨遭遇。我们自然也谈到了文学艺术，谈到了创作，谈到了诗与散文。在交谈中，我明显地感到他对生活有着真挚的热情和敏锐的感受，对散文这一文学样式特别爱好，并从五十年代末期，就已开始写作散文了。

为焦裕禄的事迹所感动，我鼓励他：多写点有关兰考的散文。他默默地点了点头。其实，他早已在写了。

回到上海不久，我就接到了他的一封热情诚挚的长信和一篇发表在最近一期《奔流》上的题为《兰考人民的贴心人》的散文。我当时就一口气把这篇文章读完了，觉得写得很好，象他的人一样淳朴扎实，浑厚自然，无矫揉做作之感，有真挚深切之情。读来令人感到亲切。我仿佛又回到了中州平原，闻到了豫东大地的泥土香气，听到了淳朴豪爽的河南父老们的那生动活泼富有感情的说话声……

怀着喜悦的心情，我当即写了一封信给他，谈了我对这篇散文的看法，并殷切地期望着他再接再厉写出更多更好的散文来。

真的，我是多么希望散文这株花朵，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坛上，放出更加绚丽的色彩来啊。散文，在我们古老的

祖国里，原来就有着悠久深远的民族传统，“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中，又有着光辉的革命传统。而现在，我们所面临着时代是伟大的变革时代，是诗的时代，也是散文的时代。如果说，过去，在我们那漫长而古老的文明发展史中，那灿如繁星的散文佳作，曾经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引人瞩目的宝贵财富的话，那么，现在我们更应该写出更多更好的散文，为今人，为后世，留下这时代的烙印，也为我们那丰富的文化宝库，增添上更新的宝贵财富。

这，就需要有散文老作家们的辛勤努力。

这，尤其需要有更多的爱好散文的青年作者的迅速成长。

可是，那里又会想到，我这封满怀希望的信发出不久，还没等收到回信、一场空前的巨大风暴，就劈头盖脑地卷了过来，直刮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更没料到，这场飓风，竟然会刮得那么长，一刮就是整整的十年。

啊，多么漫长的十年啊！

在这恶梦般的十年中，在这万马齐喑百花凋零的严寒岁月里，除了那有限的几个帮刊上有几篇声嘶力竭地鼓噪震耳的帮派文学之外，文坛上是一派萧条惨景，一切都处于偃旗息鼓之列，又哪里还能谈到散文呢？

荒诞的年月，已经没有了诗，没有了散文。

但我却还牢牢地惦记着人。惦记着那些为我国当代文坛奉献出瑰宝般的优秀散文的朋友们，惦记着那些在散文园地上崭露头角风华正茂的新人们。

阎豫昌，自然也是这其中的一个。

我不知道在这场大风暴中，他的命运如何，遭遇怎样。但我在漫长的十年动乱中，既没有读到过他的作品，也没有听到过他的行踪。仿佛，他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以后才听说：他和他的全家都被赶到黄泛区农村插队落户去了。我不禁为之黯然。当年，在黄河大堤上他曾满怀激动之情，向我讲叙过黄泛区人民的悲惨遭遇，没想到，几年之后，他也和当年黄泛区农民一样，也遭受到这颠沛流离之苦了。

寒冬压制着花木的生长，而花木却在这寒冬的抗争中积蓄着更大的能量，更多的营养，更大的活力。一旦那大地解冻春风重新吹到人间之时，它们这种积压已久的能量与活力，就会象那决堤的洪水似的，喷涌而出，不可限量。判除“四害”之后，文艺园地上的空前繁荣昌盛，正是这一景象的生动写照。

阎豫昌的散文创作也是如此。一九七九年，我终于又重新听到了阎豫昌的声音。《长江文艺》上刊登出他的《东湖情思》。接着，近几年来，从全国许多报刊上，不断地读到了他的散文新作，其数量之多，范围之广，都远远地超过了以往。而尤其令人欣喜的是除去那文笔的流畅、优美、朴实、真挚之外，在思想上，感情上，比过去更加强烈了，也更加深沉了。我想：这可能是他长期沉默思考的结果。也是大风暴所给予他心灵上的压抑和磨炼的结果。这种强烈而深沉的情感，在《黄河太行留诗情》一文中，表现得最为充分。作者对郭小川的怀念是异常深切的，感情是异常强烈

的。访丁玲、孙犁以及忆苏鹰等文中，也是如此。即使在一些看来仿佛是游记之类的文章中，在探幽觅胜寻访古迹的叙述中，也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他内心的激愤之情，不平之音。

在《东湖情思》一文中，作者谈到他在武汉著名的风景区东湖之滨的“行吟阁”上，听到屈原的塑像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砸碎并投进了东湖时，又联想到西湖岳庙、岳坟的被毁，禁不住感情激动，笔墨为之变色。屈原、岳飞的遭遇，本身就足以令人激愤，而在他们去世千百年后的今天，塑像和坟庙又遭到毁灭，就更加令人激愤了。

谈到这里，作者引用了屈原“离骚”中的几句话：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接着作者激动地写道：

“伟大诗人屈原同情人民疾苦，敢于直陈政见，面斥权奸，不肯阿谀奉承楚怀王、顷襄王、南后郑袖；他大义凛然，就是遭到‘体解’的酷刑，也不会改变自己的主张！但是，当时的楚国虽然黑暗腐败，终究还没有‘体解’车裂这位伟大诗人……可是，在这之后，在他为之哀痛行吟的国土上，在诞生了《离骚》的中国大地上，在为纪念他而建筑的东湖“行吟阁”前，伟大的诗人这一次真正地被‘体解’了。他的塑像被砸碎了，而且灭尸藏迹般地投进了东湖！楚国当年疯狂迫害屈原的南后郑袖，令尹子椒之流，对于二千二百多年之后，

尚有如此隆威不衰的大家族绵延，且又如此‘青出于蓝’，也会高兴得瞠目结舌，自愧不如的！

写到这里，作者的激愤之情，已达到了顶点，但他忽又笔锋一转，想起了鲁迅先生的《无题》诗：

洞庭木落楚天高，眉黛猩红浣战袍。

泽畔有人吟不得，秋波渺渺失离骚。

由此，而悲愤地写道：

“……三十多年之后，不仅‘吟不得’，而且还要‘体解’骚人墨客呢！吴晗、邓拓、老舍、赵树理、郭小川……不是一个个、一批批地‘体解’了么？又何止仅仅是‘行吟阁’前古诗人的塑像呢？六十年代中国的现实，比鲁迅笔下的描述更残酷！”

这样，作者就把自己的感情，抒发到最高峰。也是读者的感情推上了最高峰，这样，这一篇仿佛是游记之类的文章，就突破了一般游记之类的单纯景物的描叙，而是睹物伤情抚今追昔的抒发出强烈的激愤之情，时代之音，这就不是一般的等闲文字，而是一篇战斗的檄文。在这方面，古人的《岳阳楼记》、《滕王阁序》等，早已为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

在《月是故乡明》一文中，作者在叙述了他拜谒诗人杜甫故里的经过后，提出了一个大家所共同关心然而却一直被忽视的问题，那就是这位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地位的伟大诗人的故里，长时期的被人忽视和遗忘、而得不到修

理保护。作者在他投宿的巩县宋陵饭店住了一夜，看到了这饭店的豪华设备、想到那和这高级宾馆为邻的杜甫故居的颓败景象、不禁激动地感叹道：

“解放后已历时三十年了，从杜甫作为世界文化名人被全世界人民纪念以来，也过去了十八年，宋陵饭店的地板都可以用名贵的云南大理石镶嵌，杜甫的故居却不能树起诗人一座半身石雕塑像，那两扇黑漆门至今不能敞开，我的心，不能不感到沉重。”

在《暝投天门关》一文中，作者在描叙了泰山的雄伟险要和他的名胜古迹之后，却着重写了一个挑担汉子，他的淳朴，他的勤劳，他的生活的困苦。因而，当夜晚宿在那仿佛伸手即可摘到星星的泰山极顶之时，作者没有象一般墨客骚客那样，发出“扪天摘匏瓜，恍惚不忆归。举手弄清浅，误攀织女机”的浪漫想象和闲情逸致。而却发出了对于挑担汉子的同情和感叹，他说：

“……我站在泰山极顶的玉皇顶上，并没有这种如入仙境的感觉，我倒醉心于泰安城中的万家灯火。这灯火，比星空美得多。我想，在这些灯火中，人们正在制定着改变穷困面貌的计划。只有在挑担人的尖担变成历史博物馆的展品后，挑担人也象中外游客一样携带着烧鸡、面包、啤酒上山游览时，泰山的美，才能充分的展示出来吧？

……在呼啸的山风中，我又睡着了。我没梦见

织女，没伸手摘星星，没听到琴音凤鸣，仍然梦见一根根尖担，一个个赤膊的担山人，一行行开拓者的足迹……”

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又可以看到，即使在游览名山大川名胜古迹之时，作者的着眼点，也不尽在那山水情趣登临雅兴之中，而更多的却是关心大家所共同关心的问题，抒发出大家所共同具有的情感。

我向来认为：散文固然可以描写风花雪月草虫鸟鱼，但它决不仅只是饭后茶余的消遣品，而更加重要的却是它应该成为时代的号角，战斗的武器。只有紧紧地把握住时代的脉搏，深切地关怀着人民的疾苦，喜人民之所喜，怒人民之所怒，哀人民之所哀，乐人民之所乐，反映出时代的风貌，歌唱出人民的心声，抒发出人民的感情，这样的散文，才能在读者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起到它应有的艺术感染作用。

我不敢说阎豫昌的每一篇散文，都达到了这个目标，但我确实认为，他是明显地意识到这一点，并正向着这个目标努力前进的。

我衷心地祝愿他在散文创作上，取得更大的成绩。

一九八三年一月于上海

目 录

序

峻青

东湖情思.....	(1)
中岳嵩山漫游.....	(8)
洞庭湖畔.....	(15)
中牟风情.....	(22)
月是故乡明.....	(29)
暝投天门关.....	(41)
登山的乐趣.....	(48)
漫步圆明园遗址.....	(52)
大别山小记.....	(59)
小 城	(59)
山 洞	(61)
山 溪	(62)
蛇泡和草莓	(64)
萤 火	(65)
淮海英雄赞.....	(68)
画中人	(68)
手推车	(72)
蚕 庵.....	(78)

竹翠泉清·····	(88)
嵩山朝霞·····	(92)
绣得春色满汴城·····	(103)
布谷声声·····	(109)
沙原宝·····	(114)
红薯谣·····	(119)
星空忆念·····	(127)
黄河太行留诗情·····	(134)
梦绕魂飞念农乡·····	(147)
我心中的白洋淀·····	(154)
梁园花开忆苏鹰·····	(162)
大使回故乡·····	(168)
泡桐长相忆·····	(176)
茅屋为洪水所破文·····	(182)
鸭和稻·····	(189)
喇叭碗儿·····	(199)
兰考人民的贴心人·····	(205)

东湖情思

我早就听说：东湖是武汉市最著名的风景区，湖畔建有“行吟阁”，纪念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屈原。

我拜访过河南巩县杜甫故里，漫游过成都浣花溪畔的杜甫草堂，我凝视“诗圣”的塑像，仿佛听到他深情地吟唱：“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辞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

我攀登过李白惊叹的蜀道，走访过白帝城畔大江之滨，巴山蜀水间，仿佛还响彻着这位伟大诗人的回音：“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哦，我的双脚，多么渴望踏进屈原故国的大地；我的嘴唇，多么渴望尝尝诗人饮过的碧水清泉。战国时期的楚国，是屈原的故乡。楚国曾经是战国七雄中的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它的疆域，用现在的地名来说，曾经西边到达湖南沅陵县西和四川巫山县，东边到达江苏、浙江，南边到达湖南道县南，北边直到河南新郑县西南和陕西洵阳县。在这广大的

山川土地上，屈原的足迹曾经到过现在湖北的汉水以北，湖南的沅水湘水一带。从童年，我就神往这诞生了《离骚》和《九歌》的诗的国土，我向往曾经是诗人行吟之地的龟山蛇山和大江两岸的原野湖泽。当然，在遥远的古代，如今繁华的武汉三镇，还只是闪着几点渔火的江边湖畔荒村……

漫长的两千多年，已被历史的长河卷去。那时的荒村、沼泽、原野，成了现代化的大工业城市。因此，有时我也怅然地揣想过：在武汉这样的大城市里，还会有多大的一湖水呢？

晴朗的六月中旬清晨，热情好客的湖北文艺界友人陪我们到武汉东湖后，我十分惊愕了：啊，多么辽阔浩森，多么深广清冽，多么象海滨的景色！丽日映照下的湖水，远处青山隐隐，近处柳拂莺啼。青柔修长的水藻，随着水波摇曳；金鳞闪闪的鱼儿，从碧波中泼喇一声跃出。游艇和小舟，载着舍岸的游人向碧色苍苍的湖心岛驶去……

“那就是为纪念伟大诗人屈原而建的行吟阁。”湖北文艺界友人指给我一座高耸宏伟、飞檐凌空建筑物。

我们漫步到行吟阁对面，坐在湖畔一条石凳上。我深情地凝望这座民族形式的楼阁，我不由得想起五十年代的一个春晨，在杭州西湖畔我满怀敬意地瞻仰岳庙的情景。哦，一位是我国的民族英雄；一位是我国的伟大诗人！岳飞庙的凛然正气，是西湖的灵魂，使美丽的湖光山色更光辉夺目，流传千古；屈原的行吟阁的浓郁诗情，使东湖更为国内外游人留恋向往……